

艾 蕪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艾蕪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75 字数267,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2 插页2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21001—26000册

定价(3) 1.10元

序

年輕時候，五四運動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小學生，在四川新繁縣的高級小學讀書，看報紙和雜誌的能力很低，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卻有一股勇氣，也可說是傻氣吧，總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國》來讀，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費多少力量。而且一了解了，即使是了解錯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就想變成行動。看了蔡元培的《勞工神聖》的文章，寒暑假回家的時候，就不要人挑衣箱被包，甘願自己拿肩膀去承擔起，辛苦走二十里路，覺得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儘管國文老師要學生做文言文，但我不願他的反對，偏要寫白話文去繳卷。另外，則又起了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想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去讀書，尤其想進北京大學。不管作得到作不到，這個美夢一直作得很香的。

我的父親把祖父分給他的十多畝田都賣了，專靠教初級小學每月得來的八元錢來養家，哪能供給一個兒子讀大學？中學都不可能！幸好公費的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幫助了我，但這個學校並不使我滿意，因為那裏面連新潮流的一點泡沫都找不着。而且讀大學的美夢也漸自破滅了，主要是認清了經濟上實在不可能。但我的勇氣和傻氣，反而有增無已。我要憑我的雙手、我的勞力走到世界上去。就由於這種對勞工神聖的簡單認識，并相信半工半讀可以作到，便用一種豪爽和愉快的心情，坦然接受

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我六年沒有同我家通过信，也沒有和同学通过信，我决心跟我那出身的社会割断了联系，就这样投进了人生的大海。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落在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課，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課，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課。但我把这一課写成文字的时候，已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了。因为一九二五年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作文学工作者，只想在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里頑强地生活下去，并要工作、讀書、学习，把社会当成一个大学。

我在云南昆明的紅十字会作过一年半的杂役。在云南西部的群山中流浪过一个时期。在滇緬界上景頗族人居住的山——一般汉人把它叫作野人山——里，替路边汉人开设的馬店打扫过五个月的馬糞。在緬甸仰光帮中国和尙煮过一个时期的飯。又流浪到过馬来亚和新加坡。我最初写作的材料，就从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生活里汲取来的。

选在这个集子里的短篇，都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写成的。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即在流浪期間也偷閑写过新詩和小说。在昆明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仰光无以为生的时候，也靠投稿到华侨报纸的副刊上生活过一个时期。这也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深深爱好白話文学，即在无法写作的条件下，也忍不住不写。我記得在景頗族居住的山中，結束了五个月的辛苦工作，走下緬甸的八莫平原，住在伊洛瓦底江边一家苦力店里的時候，晚上点起一枝蜡烛，就伏在地板上，高高兴兴地写起新詩来了。这是流浪期間最难忘的一夜，也是最快乐的一夜。

年輕时候，真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勇气。我现在还要保持那种勇气，好好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欢欣鼓舞地

来迎接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并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体验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艺术来表现我们伟大的、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人民。

1958年3月10日，鞍山。

目 次

序	17
人生哲学的一课	1
左手行礼的兵士	19
山峡中	26
流浪人	43
瞎子茶店	65
烏鴉之歌	70
山中送客記	73
伙伴	89
欧洲的风	100
海島上	122
我的爱人	136
印度洋风土画	141
荣归	160
意外	169
劫后复活的时候	181
秋收	198
回家	229
手	259

緒.....	278
都市的懷鄉.....	302
石音隸子.....	324
流寓.....	344
暮夜行.....	357
后記.....	377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穿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霏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①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着小聪明眼光的么厮^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

①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② 么厮，对茶房伙计的称呼。

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谏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没有吃饭，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个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晴。喉头不时冒出口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捱饿！”

吃了飯沒錢会賬的汉子，給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輕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飯館，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計，来肥肉湯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醬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飽吃一頓。

然而，料到那飯后不輕的處罰，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問題，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覺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設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褲，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脫了一两个鈕扣。給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滿有資格，要別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書，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書攤的老头兒，看見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錢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腦子簡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轉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輝煌的新装时，我才轉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飯。我連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饒水。

托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間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黃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細絨繩作的絆結，滿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憑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經濟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褲襠里，滿神气地，又象作贼一般遂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沒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褲襠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經嘴脸，把貨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顧。

立刻想着，这該怎样措詞，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錢上不致折本呢？

这簡直是一般的原則，貨在商人店里，貴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錢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說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結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聰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須生存下去，連脏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到非餓死不可的时候。圍繞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出本来面目的好人。

真誠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話，那須要另一個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進店時就向店老板申明，來的我正飢餓着，店賬毫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邊吃饕餮的棒了。

依據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販攤邊休息着的黃包車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們要草鞋么？新從昭通帶來一挑，這是一雙椰子，看！要不要？”

黃包車夫一個個把草鞋接遞着，在小販攤邊的臭油燈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象個有經驗的老板樣，觀察着顧主們的神色。

一個喜愛地說：“這太貴了！”

一個擺擺短短的下巴道：“不經穿哪！”

一個悠然自得地說：“還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

這行市，實在太壞，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賣花生胡豆的小販，問我的價：“一雙多少錢？”

“你要買幾雙？”作得真象賣過幾百雙草鞋似的樣子問，“多，價錢就讓一點。只買一雙，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這個價錢買的，並不心狠，本想喊高一點，又怕失去這位好主顧。

“嘿，再添一點錢，就够買一雙布鞋了！哪有這樣貴？”小販就装着不看貨了，另把眼光射在攤子上，似乎在默數花生胡豆的堆數。

我抓着草鞋給他看，說：“看，這是昭通草鞋哪！”其實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別于昆明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裝成象行家也似地在說話。

“不管你什麼昭通來的，草鞋總是草鞋，不象蛋會變鷄勒！”小販微微地歪着嘴譏諷我起來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象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比可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元）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象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銀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

我走进一家烧餅店，把十个銅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餅；一面問着价錢。纏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計回答：

“一个銅板一个！”

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銅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噙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个黄黄的热烧餅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計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銅板！”

“嗯，你說的一个銅板一个餅，是当十的銅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詫异地問。

“全城都沒有当十的銅板了！”伙計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

再丢下一个銅板之后，对于現存的财产，就沒有刚才那么乐观了。

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餅。

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头一个餅，連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第二个，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从餅心里溢出来的热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还渴想要，觉得有点不对。象慳吝老头子警告放浪兒子那样的心情，竟也有了。

终于忍不住，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还没有飽。不过，人是恢复元气了。

有了元气的我，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領略异地的新鮮的情調，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舐舐嘴角上的烧餅屑。

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兒；从洋貨店里出来的肉圓子，踏着人力車上的鈴子，噹啷噹啷地馳在花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覓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輝煌的酒店，熱鬧的飯館，投着飢餓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調，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拥有七个銅板的财产，在各街閑游，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同时一枝烟，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我望見他遞給烟枝的手頸，密散着黑頂的紅点，登时使我怕起来了。“呵呀，今晚要同一个生疔疮^①的人睡，怎了得！”这由心里弹出的声音，幸好忍在唇边了，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枝退还。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我周身的皮子，也忽地发着痒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換房間，他却白着眼睛給我一个干脆的拒絕。

同我睡的伙伴，是終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足板……

我憎恶着，恐惧着，昏昏迷迷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黄包車也不成

走到黄包車行的門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点尙武精神

① 疔疮，即疥疮。

来：总之，要在車行老板的面前，給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覺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足子，只要拉起褲脚給他看，包会認為滿意的。在学校的期間，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足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見着戴瓜皮帽的經理，向他用媿婉的語气說明來意之后，便又急促地問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黃包車么？”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咳嗽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兒，都还拉車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別的問題。如果他斜着白眼說“你不行”，我的手就預备着拉起褲脚，亮出足腿，作最后爭辯的保證的。料不到結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樂。

“你認識街道么？这倒很——”漲紅了脸，又咳嗽了几下，“很重要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點費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認識的。”

“真的么？”見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認識街道，我敢拉車么？”飢餓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屬於賬簿那类的龐大的書。提起笔，把我报告給他的姓名、年齡、籍貫，全录了上去。隨即眼里射出一綫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說：

“車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膩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錢都賺回来了。还有，客人給你車錢，不管他够不够，你

都伸着手說：‘先生，添一點！’我告訴你，這就是找錢的法宝！”

“車租可以少點么？”這一天一元的租錢，確實吓着了。我。

“這是一定的規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絕路的生命延續下去，目前的敲詐和苛待，就暫時全不管了。

“呵，誰保你？是哪一家鋪子？”他在勝利之後，得意地問。

“呵，我沒有鋪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鋪保也沒有找着，就來拉車么？小伙子，你怎麼不先打听打听哪？”

“實在找不着鋪保，沒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麼？什麼？找不着鋪保！”眼睛立刻睜得大大的，很詫異，一定在腦里把我推測成一個歹人吧？他漲紅了臉，咳嗽了幾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擺手，頭轉向另一邊。

我微慍地退了出去。門外初秋早上的陽光，抹在我頹然的臉上。市聲在一碧無雲的天空下面，轟轟地散播着，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寂寞，却卷睡在我的心裡。我伸手進衣袋里，昨天剩下的七個銅板的財產，依然存在，剛才由那壅塞鼻音給我的悲觀，就減少些了。只要有炭來添，我這個火車頭，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總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這樣不頹喪的心態了。

鼠象無目的地在每一條街上亂走，但我的眼睛，總願意在不知不覺的時候，看見有可以覓得工作的地方。這時，我是無所選擇的了，只要有安身之處，有飯吃，不管是什麼工作，不管有沒有工資，都得于了。

本來我在成都想讀書而沒法繼續進學堂的時候，就計劃在中國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着每天還有剩餘時間來讀書的工作的；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連變牛變馬的工作也找不着。